

蘇東坡

和他的

Su Dongpo

大宋朝





长篇小说
◎ 徐棻 著

蘇東坡
和他的
大宋朝
Su Dongpo

成都传媒集团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东坡和他的大宋朝 / 徐棻著.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64-0624-4

I. ①苏…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7369号

苏东坡和他的大宋朝
Su Dongpo He Tade Dasongchao
徐棻 著

出品人 段后雷
策划组稿 罗 晓
责任编辑 龚爱萍
责任校对 陈德玉
装帧设计 卢 浩 龚华林
责任印制 干燕飞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619530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8mm×240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500千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4-0624-4
定 价 39.8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电话:(028)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电话:(028) 85952163

自我来黄州已遇三寒

今年、欲惜者主不

寒惜今年又苦而高月秋

萧瑟以闻海棠花泥

污难支雪阁中偷煮

玄夜半具有力何殊而

年亦病起源之白

春江欲入产而势平

不之雨小屋如溪舟海

水雪寒喧庭黄寒寒

破窕镜温华那

知是寒食但见鸟

衔帑 君门深

九重安美在万里远

哭淫穷死反吹不

起

第十五章	熙宁变法	一一一
第十四章	官诰院与温香楼	一〇三
第十三章	流水尚能西	九十五
第十二章	唯有泪千行	八十八
第十一章	朝堂之争	八十一
第十章	晨曦里的钟声	七十五
第九章	物之兴废 不可得而知也	六十九
第八章	『庆历』之痛	六十三
第七章	有何贤良不贤良	五十六
第六章	黑水谷的笑声	四十七
第五章	一百五十年也要改	三十九
第四章	『三王』拦截	三十二
第三章	帝后干杯	二十五
第二章	一卷纸 两面旗	十九
第一章	燕子来时	十二
【引】		十
【序】说不尽的苏东坡		阿来

【目录】

第三十四章	今夕是何年	二六四
第三十三章	太皇太后死不瞑目	二五七
第三十二章	乌台诗案	二五〇
第三十一章	流沫生干渴	二四二
第三十章	冷暖两重天	二三四
第二十九章	午夜惊梦	二三七
第二十八章	旋抹红妆看使君	二一九
第二十七章	朝野俱何堪	二一一
第二十六章	秋水长天	二〇三
第二十五章	流民狂飙	一九六
第二十四章	行歌野哭	一八七
第二十三章	惊险明月楼	一七九
第二十二章	山色空蒙雨亦奇	一七〇
第二十一章	除夕之夜	一六二
第二十章	太后作证	一五三
第十九章	相府酒宴	一四四
第十八章	金殿风暴	一三六
第十七章	是罢官 还是下狱	一二八
第十六章	拍案而起	一二〇

【结】……………四〇五

第五十章 问平生功业……………三九八

第四十九章 不与梨花同梦……………三九〇

第四十八章 顺风与逆风……………三七九

第四十七章 聊发少年狂……………三六九

第四十六章 定州的城墙……………三六一

第四十五章 两年阅三州……………三五二

第四十四章 月晕而风……………三四三

第四十三章 悲喜各不同……………三三三

第四十二章 二下杭州……………三二六

第四十一章 风起「迓英阁」……………三二七

第四十章 金莲烛相送……………三二一

第三十九章 不识庐山真面目……………三〇三

第三十八章 开启「元祐」……………二九六

第三十七章 皇帝手札……………二八八

第三十六章 一蓑烟雨任平生……………二八〇

第三十五章 东坡雪堂……………二七二



说不尽的苏东坡

阿来

我曾长期在偏远地区工作生活，来成都晚。这座城市，生活气息浓厚，文化意韵悠长。古往今来的文化积累不谈，在我的经验中，深入成都以至于四川文化的纵深有个方便门径，那就是川剧。读典籍稽考这种文化的来龙去脉，是理性的进入，坐进剧场，看一场川剧，却是理解这种文化情感与独特表达的最好方式。所以，我来成都不久，就成了一个爱川剧的人，因此也有了好些川剧界的老师和朋友。

某年，田蔓莎请我看她的戏。这个戏叫做《死水微澜》。

《死水微澜》的原著作者是伟大的小说家李劫人。李先生的小说深受四川文化浸润，也受法国文学影响，表达上甚为自由。这样较为自由松散的小说结构，如何改编为环环相扣的舞台情节剧，在我看来，有巨大困难。但结果大家都知道，《死水微澜》已是当代川剧剧目中的一个经典。这时，我才知道，剧作家名叫徐棻，我还未出生时，她就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川剧这行当，执著于川剧剧本创作，笔耕不辍，从艺的岁月比我年龄还长。

后来，好些年中看川剧，除了传统剧目，论当代剧目，其实就是看徐棻和魏明伦两位剧作家的作品交替上演。作为一个小说家，在一些讨论四川文化的场合，我总是说大家不应该忽视川剧——因为这其中，四川人的语言特征、审美方式都有集中表现。也因此，我内心深处，对在川剧界努力深耕而得大成就者，保持着师长般的敬意。

再后来，陈巧茹带来消息，说徐棻老师要改编我的一部小说成川剧，由她主演。有了这个机缘，得以认识徐棻老师，领略到一位老艺术家如何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孜

孜不倦。我得说，她改编的那个剧本，也足可以作为一部长长度不受限制的小说如何转化成时空都非常局限的舞台剧的范例。虽然，这部川戏最后因为别的原因，未能排演。

前些天，去如今在成都有大名的宽窄巷子吃饭，竟然路遇徐菜老师和陈巧茹。动问之下，知道她们是要去为成都某古镇的文化营造出谋划策，当下就为自己只是去喝酒买醉而惭愧。

也就是这时，徐老师说，她写了一部新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四川人最应该引以为傲的苏东坡。而古往今来的四川人中，苏东坡是我的最爱。这不独是因为他巨大的文化成就，更在于他对人生的态度。当时，徐老师就布置作业，要我给她这本书写几句话在前面。我不敢不答应。请她把大作发到我邮箱，待我慢慢拜读。不想，这期间，南下广州，又北上京城，每一次打开文档，都不能终卷。这时，徐老师又来信，说交稿日期已经近在眼前。只好仓促间把这些文字写在这里。

我是想说，之前看到戏剧家把小说改为紧凑的舞台剧，现在，看到擅写丝丝入扣的舞台剧的笔墨来写可以闲逸的小说，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真有很大的好奇。于是，开篇就读这到这样的段落：

“又一个春天来了。

“河南的春天虽然比江南的春天来得晚，但燕子还是飞到了北宋的都城汴京……”

这的确就是闲散放逸的小说笔调了。这好比丝弦上拉出的第一缕声音，便定下了一个曲牌演唱时的旷放或婉转。小说一两句话的开头，开得好，便能给接下来的叙事文本定下调子，使其有了自己的节奏与音响。这样开篇的文字，已经让我感到了情感与思想呈现的节奏，听到了字词交集时产生的音韵。

苏东坡一生，与当时的政治格局交涉甚深，国家命运也与其一生沉浮互为映照。他是一代文化风气与思潮的建设者与引领者，所以，讨论他的话题与文字，早已汗牛充栋。但他的丰富性就在于，尽管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相继不绝的讨论与书写，但提起他的大名，在我们的感觉中，依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鲜的话题。有些名字，刚一提起，便已变旧，便已朽腐，而苏东坡这个名字，时时念起，依然灿若星斗。个中原因，徐菜老师这部大作，也努力作着深入的探究和通俗的解读。这部书对苏东坡生命中一些重要事件——比如“乌台诗案”的深入梳理，都有特殊的价值。特别是对于今天这个文化快餐时代，高扬种种文化符号，却又忽略这个符号背后所深具的思想内涵的浅陋，也是一次有力的拨反。

今天这个时代，苏东坡也很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他是一个美食家。一个文章家。一个诗人。一个词人。一个书法家。一个画家。入世甚深，却又隐逸旷达。

特别人世这一面,浮沉宦海这一面,又给书写他的人带来了一些解释的困难。其中一个公案,就是他和王安石的关系。这个关系有两层意思。一层,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诗人;再一层,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者,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又与这一段改革史互为关联。而以国人目前越来越简单的思维,对历史事实与人物处境,往往缺乏看历史人物所必需的“同情之理解”。于是,王安石的改革不是好便是坏,而在苏东坡,对这个改革不是拥护就是反对。可是,如果我们有耐心和徐棻老师一起重返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世事,与为人,在强大的现实裹挟之下,情形往往不是如此简单。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现实的丰富才是造成人物丰富的根本原因。正如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所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他始终卷在政治的漩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林语堂在他的书中,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分析中国一千年来为什么每一代都有人真心崇拜苏东坡”。

我想,现在徐棻老师这部大作其实也是这个文化命题的自然延续,着力点却在一个深入宦海的文臣与历任皇帝的关系之上。

皇帝们相继死去。苏东坡自己,死在归来之际。

死前,他曾写信给一位长老:“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者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这个用尘俗的标准看,苏东坡的一生相当坎坷,但他没有沉溺于这有根据的伤感,还是在这封书信中,又发出旷达的感叹,“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也”。

这等境界,苏东坡自己的诗中曾有描摹:“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徐棻老师这部新作,又会带我们进入此情此境之中。

(作者系四川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所谓“大宋”的北宋，共有九个皇帝。要说苏东坡的大宋朝，不免要说到其中的五个皇帝：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

五个皇帝都不是“大清宣统”那样的黄口小儿、座上傀儡，而是长大成人的、每日里称孤道寡的、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真命天子”。

有了皇帝自然就有皇后。皇后如果比皇帝长寿，自然就成了皇太后。这五个皇帝的时代，先后有三个皇太后垂帘听政。

所以，要是往简单里说苏东坡的一生，那就是他和帝、后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高山流水”情结与“生死荣辱”恩怨。

因此，苏东坡一会儿居庙堂之高，一会儿处江湖之远；一会儿自由进出皇宫，一会儿银铛被囚死牢。这里头，自然有许许多多常人没法了解也很难想象的故事。

苏东坡的名气很大。凡我炎黄子孙，没有几人不知。他实在是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也许，人们是从地名上知道他，如苏堤、东坡桥、东坡乡、东坡路；也许，是从建筑物上知道他，如东坡书院、东坡祠、苏东坡纪念馆；也许，是从菜肴上知道他，如东坡肘子、东坡肉；也许，是从古代服饰上知道他，如东坡帽；也许，是从书法上知道他，如“苏体”、“苏帖”；也许，是从绘画上知道他，如他开创的“文人画派”；也许，是从

日常用语中知道他,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天涯何处无芳草”、“春宵一刻值千金”;也许,是从脍炙人口的佳句中知道他,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许,是从散文中知道他,如《日喻》、《喜雨亭记》;也许,是在走过许多地方的时候知道他,如凤翔、杭州、徐州、密州、润州、黄州、颍州、登州、扬州、湖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当然,还有他的家乡四川眉山、北宋时期的首都汴京、他埋葬的地方河南汝州。只要你去到这些地方,就似乎会看见苏东坡的足迹,听见苏东坡的声音。

千余年来,许多人认为苏东坡是个反对“变法革新”的保守派,认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是苏东坡的政治污点。然而,如果我们肯细心拂去历史的尘埃,大胆撕破成见的茧壳,就会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苏东坡。

苏东坡大名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东坡居士”这个“号”,是他死里逃生被贬到黄州后,以一片坡地耕种为生时给自己取的。想不到这个倒霉时期的号“东坡”,日后竟然也会天下皆知,甚至比他的大名“轼”还要响亮。

不论苏东坡给自己取这个“号”之前或之后,他都是天下读书的人和正直的人羡慕、崇拜、追随的对象,也是政客们和小人们嫉妒、迫害、谋杀的对象。





燕子来时

考生们于是自列为
两路纵队，默默而庄严地
向大门走去。他们多为
年轻人，但也有不少中年
人甚至白发苍苍的老
者。最后并肩走来的
是苏氏兄弟。两人从容淡
定的神态，好像他们已胜
券在握了。迈过门槛时，
两兄弟还相视一笑。

又一个春天来了。

河南的春天虽然比江南的春天来得晚,但燕子还是飞到了北宋的都城汴京。当时汴京的正式称号,叫“东京开封府”。这时候,北宋的皇帝是宋仁宗赵祯。

登基前的宋仁宗,就是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中,用狸猫换下的那位太子;也就是川剧《装盒盘宫》中,被装在点心盒里、打开盒子却变成了桃子的那位太子。当然,无论是“狸猫换太子”,或者“太子变桃子”,这些故事都纯属虚构。真实的宋仁宗一直生活在皇宫里,由刘太后抚养长大。现在,他高坐在汴京城里的金銮殿上。

殿堂里,正鼓乐齐鸣,群臣列队,舞蹈参拜,山呼万岁。

宋仁宗道:“今年又是大比之年,即将举行科考。请韩相国代朕点呼考官!”

“臣,领旨!”时任相国的韩琦随声出列。这韩琦虽然个子瘦小,但五官端正,双目有神。加上他举手投足、转体抬头等一系列动作间透露出的自信、果断、刚劲、不容置疑等气派,给他那瘦小的身躯平添了许多分量,足以让身材高大的凡夫俗子在他的面前也会仰而视之,或觉得诚惶诚恐了。

韩琦面向群臣,朗声道:“参知政事欧阳修!”

欧阳修应声出列:“在!”

韩琦道:“御史中丞范镇!”

范镇应声出列:“在!”

韩琦道:“翰林学士王珪!”

王珪应声出列:“在!”

韩琦转过身去向着金銮殿道:“请皇上诏示。”

宋仁宗道:“国家以人才为宝。朕命诸卿担任考官,由副相国欧阳修总领其事,为我大宋选拔人才。诸卿当尽心尽力,不负朕望!”

几个考官齐声应道:“臣,领旨!”

这时节,跟着燕子来到汴京的,还有从四面八方奔来的举人。

燕子飞来,忙着筑巢。举人奔来,忙着应考。没有门路的,在客栈中继续日夜攻读。有门路的,四处奔波联络关系。当翰林学士王珪下朝回家时,便在厅堂前的天井里,被一个青年书生迎住。

书生恭敬地施礼,亲昵地招呼:“世伯,您下朝了。”

王珪“唔”了一声,径直走向厅堂,登阶入室。书生赶忙紧随其后。有仆人来与王珪更衣、换鞋、上茶。那书生也就恭立一旁候着。

书生姓章名惇字子厚,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比苏轼大一岁。

王珪抿了一口茶,说:“明日便要入场考试。贤侄怎不在居所静心养神?”

章惇有点不好意思,答道:“小侄心里不踏实,静不下心来。”

王珪道:“有什么不踏实的?你提前半年来汴京见我,这一步算是走对了。我料定今科考试,主考官会是欧阳修。果不其然,皇上就点他总领其事。我料定欧阳修担任主考,一定要变革文风。果不其然,下朝时他就找到范大人和我,商定太学体文章,一个不取。”所谓“太学体”,就是当时流行于最高学府和科场应试间的文风。

章惇吃惊道:“太学体文章一个不取?!”立刻又说:“世伯真是料事如神。小侄幸好有世伯关照。自到汴京,每日起早睡晚只做一件事,就是要把太学体的文风,洗刷得丝毫不剩。”

这时,“太学体文章一个不取”的消息,已像一阵大风刮进了赶考人居住的各个客栈。在颇有名气的“迎贤店”里,举子们都像被捅了窝的马蜂,闹嚷嚷从楼上楼下的房间里扑出,飞向庭院。有的已扯开喉咙叫骂着,有的半信半疑地议论着,其中反应最强烈的要数“百家姓”。

“百家姓”不是一个人,而是四个人共同的绰号。因为这四人的姓氏刚好是百家姓的头四个字:赵、钱、孙、李。这四人的家境恰好也比较富裕,住进客栈便相约着喝花酒,打纸牌,逛大街,同进同出,算得上是意气相投的朋友。同客栈的人将他们视为一体,背地里便笼而统之叫他们“百家姓”。其实,这四个人也有所不同:其中,两人做太学体文章,而另外两人不做。

从楼上冲下来的赵公子就是做太学体的。他高声叫道:“我不信!太学体文章流行了将近百年。许多读书人都做太学体文章。他欧阳修敢一个不取?”

也是做太学体文章的钱公子附和道:“是呀。众怒难犯!我们还有著名的太学体神童马辉,难道连马辉也不取?”

听两人这么一说,大家的眼光便在人群中搜过,发现马辉在二楼的走廊上。

年轻的马辉见众人盯住自己,便说:“我们要改变文体已来不及了,在这里发脾气考官又听不见。还是早些歇着,静心养神吧。等明日进了考场,尽力把自己的文章做得好些就是了。”说罢转身回房。

赵公子见了很是不满,扭头对钱公子说:“他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装模作样!等榜上无名时,他就晓得利害了。”

“百家姓”中的李公子,其心情和赵、钱二位就大不一样。他背过身去对孙公子小声说:“幸好,你我不做太学体文章。”



孙公子会心一笑，轻声道：“这一下，我们又少了许多对手。”他向气咻咻的赵、钱两人努努嘴，更小声地：“包括他们二位。嘻嘻。”

章惇这时还在翰林府。他从袖中取出几张纸，双手递到王珪面前：“这是侄儿昨夜写的文章。世伯您看看，这样的文章如果呈到欧阳大人面前，会怎么样？”

王珪接过文章，认真地看了一页，说：“唔，开卷精彩。仅看这一段，也算得好文章了，太学体的毛病也没有了，应该过得欧阳修的眼睛。”

章惇面有喜色，但是谦恭地说：“全仗世伯指点。”

王珪道：“令尊与我相交甚厚，我自当关照于你。不过……”他把文章还给章惇，留下半句话，起身走开去。

这是抬高话语分量的老套。这样的老套用在关键时刻总是见效。果然，章惇立刻紧张起来，不觉紧跟王珪身后，竖着耳朵等待下文。

王珪止步回头，说：“今科，有强手。”

章惇问：“强手？谁？”

王珪道：“我的同乡。四川眉山苏洵的两个儿子，兄名苏轼，字子瞻；弟名苏辙，字子由。兄弟二人在成都，均已颇负盛名。”

章惇问：“他们师从何人？”

王珪道：“说不上师从何人。幼小时，他们以母为师。后来，以父为师。其父苏洵，两考进士皆不中，但确实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对太学体深恶痛绝，所以两兄弟从小不与太学体沾边。这会让他二人在考试中占些便宜。”

章惇是那种外表热情爽朗、内心狭隘阴毒的人，听王珪如此说起二苏，虽然还不认识二苏，却已将二苏看成对手了。

这时，苏轼一家为了应考，已从四川眉山县搬到汴京，在城南买了一幢小院。小院门上挂了一块匾，由苏洵自己题上“南园”二字。小院里住着苏洵、苏轼和妻子王弗、苏辙和妻子史氏，以及王弗的妹妹王闰之，还有从眉山带来的中年仆人苏兴和他的妻子秀嫂、年轻的仆人苏义和他的妻子碧桃，另外就是不肯娶妻的厨子苏味。

现在夜月当空，“南园”内静悄悄没个人影。只因明天两兄弟要进考场，今夜全家上下都早早地歇着了，好让哥俩睡个好觉。那个时代，许多人家遵从一个习俗，进考场之前一段时间，不让夫妻同室居住。说出口的理由是“免得分心”；没说出口的理由是“不吉利”。所以，苏轼与苏辙此刻皆与自己的妻子分房而睡。

苏轼睡不着。他翻身坐起，披衣下床，走到过厅里，站在苏辙的门边向里张望。





他本想和弟弟聊天,但床上的苏辙一动不动,均匀的呼吸说明他睡得很香。苏轼转身走出过厅,走下房廊,向天井走去。

“砰!”夜风将没有关严的窗户撞出声响。

王闰之听见窗户响,便掀被下床。家中气氛异常,这个八岁的小姑娘便莫名地兴奋着。当她走到窗前正要关窗时,却看见姐夫来到天井里。接着,又看见姐姐走进天井,向姐夫走去。她想:“姐姐、姐夫也睡不着啊。他们都出来看月亮。我也要出去看月亮。”

天井里,苏轼仰面望月,听见熟悉的脚步声来到身后。

苏轼说:“我知道,你一定睡不着。”

王弗说:“因为我知道,你一定睡不着。”

苏轼转过身去,捧住王弗的脸颊细看。

王弗微笑道:“看什么?不认识了?”

苏轼道:“晚上不在一起,竟觉得许久没有看见你了。想煞我也。”

王弗说:“我也一样。”

苏轼猛然将王弗拦腰抱起。

刚走到廊下的王闰之不由得停步,她目送姐夫抱着姐姐从天井里跑掉。不知为什么,她的心竟然“咚咚咚”狂跳起来,跳得好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她不觉双手按在胸前,紧张得再也不能走动一步。

苏轼把王弗抱进卧室,放到床上,说:“今夜我要和你睡。”他转身关门。

王弗笑道:“看爹爹知道了……”

苏轼说:“不怕。”他坐到床边,说:“我睡在厢房里,每夜看不见你,便慢慢想你。越想越觉得我真是好福气,娶了你。今夜我和你在一起,明天一定考得好!”

更鼓,一样地敲过了。月亮,一样地隐去了。雄鸡,一样地啼叫了。不一样的是,平日门可罗雀的考院外,已站满手提考篮却紧张得鸦雀无声的考生们。他们在拂晓的鱼肚白中,站成黑压压的一片。

考院大门终于缓缓打开。门里,黎明的曙光映出夹道而立的卫士。执事官跨出大门,高声道:“考生听着!二人为列,依次入场。”

考生们于是自列为两路纵队,默默地庄严地向大门走去。他们多为年轻人,但也有不少中年人甚至白发苍苍的老者。最后并肩走来的是苏氏兄弟。两人从容淡定的神态,好像他们已胜券在握了。迈过门槛时,两兄弟还相视一笑。